

四者、智勝，得拔救一切眾生大巧方便故。

第四個是智慧的殊勝。世親菩薩的這段解釋即是對應偈頌中的「大方便」這三個字。

也就是說，所謂智勝，表示菩薩具有能夠拔濟一切有情出離生死苦的廣大善巧方便。

這種廣大的善巧方便，本質上就是智慧的展現。當然，若僅從「大方便」來說，它是可以通於「自利」與「利他」這兩方面的善巧方便。好比說，如果我們修一切善法，若能夠將所修功德回向大菩提，這個叫方便；如果不回向大菩提，那這一切善法它就等於是世間善，雖然能夠感得善的果報，但終究會有窮盡的一天。然而，如果能夠將所修的善回向大菩提，它就只有有導向得大菩提的結果，而且能夠盡未來際受用一切法樂。所以，善巧方便它是可以通於自利的。

前面第三種「樂勝」，偏重於自利功德，因為菩薩能夠受用佛地無邊的快樂，而所謂佛地無邊的快樂，正是指佛所成就的一切功德。現在菩薩能夠受用這方面的功德，就叫「樂勝」。因此，此處第四個「智勝」的解釋，主要是從利他的角度來說明，等同於是度化眾生的這個智慧方便。也就是菩薩運用廣大的智慧與善巧方便，隨順眾生根機而施以教化，救拔眾生出離生死、趣向解脫。因此，智勝所代表的，正是菩薩度化眾生的智慧與方便善巧。前面的「樂勝」偏重於自利，而此處的「智勝」則偏重於利他；

此四成就，是名佛子善生，所謂色成就、力成就、樂成就、智成就。

首先，論中接著說：

「此四成就，是名佛子善生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這四方面的成就，就稱為「佛子善生」。依照前面的敘述來看，這四種成就可以說是善生所成就的結果；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這四種成就也等同於是善生的本身。

前面說，善生是指菩薩能夠引發種種善法，並且菩薩又從這些善法而生。等於是說，菩薩之所以能夠成為菩薩，正如前面偈頌所說，必須具備發菩提心、修般若波羅蜜、積集福德智慧資糧，以及長養大悲心。唯有具足這些善法，才能成為菩薩；另一方面，也正因為菩薩的修行與實踐，才能使這些善法不斷輾轉增上，乃至究竟圓滿。同時，也正是由於這些善法的成就，才能使令菩薩得到殊勝的自體。

因此，菩薩所獲得的殊勝自體，等同於是這些善法所帶來的功德果報。從這個意義來說，這些殊勝的成就本身，也稱為善生。

因此，本段最後的結論便指出，由色成就、力成就、樂成就、智成就這四種成就，便成就

了佛子菩薩的善生——「此四成就，是名佛子善生」。其中，色成就顯示色身相好的殊勝；力成就顯示成熟眾生的自在之力；樂成就顯示受用佛地廣大無邊的法樂；智成就則顯示拔濟眾生的大智慧與善巧方便。這四個方面的成就，正是對應到偈頌兩句所說的四種殊勝功德。

E2、喻說分二：F1、喻說一，F2、喻說二

F1、喻說一分二：G1、順承續論，G2、王子喻

G1、順承續論

復次，由此勇猛，得與王子相似。

「復次」——又其次。

這裡仍是依循前文所說的「勇猛」之義再接著敘述。由於前面所說，不論是菩薩所發的願、所修的行、所得的果，無一不是最強大、最殊勝的勇猛。

論中接著說：

「由此勇猛，得與王子相似。」

也就是說，因此由這種勇猛的道理，菩薩和所謂世間的王子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。換句話說，這裡是以世間的王子作為譬喻，藉此說明菩薩的勇猛義。

G2、王子喻

偈曰：

光授法自在，巧說善治攝，

由此四因故，佛種則不斷。

「偈曰」——彌勒菩薩的偈頌。

首先，前兩句偈文當中包含了四個因。「光授」是第一個因，「法自在」是第二個因，「巧說」是第三個因，「善治攝」是第四個因。由這四種功德的攝受作為因，因此能使佛種延續不斷。這是此段偈頌所要表達的簡單意思。

釋文對讀分五：甲一、總舉四種比喻，甲二、喻蒙光授，甲三、喻法自在，甲四、喻能巧說，甲五、喻善治罰

甲一、總舉四種比喻

釋曰：

由四因緣，王種不斷。一者、入位受職，二者、增上無違，三者、善能決判，四者、分明賞罰。

善生佛子亦爾。

「釋曰」——世親菩薩解釋。首先，他說：

「由四因緣，王種不斷。」

也就是說，由四種因緣，能令王種相續不斷。

前面世親菩薩曾說明菩薩具足「勇猛」義，若以世間的王跟王子來做比喻的話，菩薩所具足之「勇猛」和世間的王子有相似的地方。單從偈頌文字來看，我們其實看不出其中含有所謂王子這些比喻的內涵；不過，世親菩薩他自己就從中找出可以用王子來比喻，以幫助我們理解其中的道理。換句話說，菩薩在四個方面的功德，如果借用世間王子的四種相狀來加以譬喻的話，能夠更清楚地了知這些偈頌所要表達的內涵。

因此，在正式說明菩薩的功德之前，要先講世間王子的比喻與其相似之處。

譬如，一位國王或皇帝，如果沒有子嗣，王位的傳承便會產生問題。像古代有些皇帝，他本身沒有子嗣，當這個皇帝生命結束之後，誰來繼承王位呢？往往只能從宗室親族之中另行選出繼承者來承接王位。因此，現在所要說明的是：有四種原因，能夠使國王的種性相續而不斷絕。當然，其前提是這個國王他必須要有一個子嗣，可是光有一個子嗣還不夠，還必須具備有種種的因素，他的子嗣——也就是王子——才能繼承王位。當王子繼承王位之後，那這個王位以及王的這種性才能夠繼續延續下去。

因此，論中接著說：

「一者、入位受職……」

「王」所代表的，是一種地位與職位。首先，王子必須入於王位，接受王者的地位與職位。所謂「入位」，就是進入國王的地位。而一個人能入於王位，大致有兩種情況。

第一種情況是說，原本他只是一個百姓，然後他起來革命、起來造反，然後把原來的帝王推翻了，換他自己來當。這在中國歷朝歷代之中，都曾經反覆出現過這種輪替。

第二種情況是說，原本即身為太子，當帝王離世之後，就換太子起來繼承王位，這是另一種入於帝王這種職位的方式。因此，身為王子，要入於帝王這樣的職位，要先「受職」。所謂「受職」，就是接受並受用國王、帝王的職位。這在佛法之中，可以比喻為「灌頂」；以中國古代來講就是「登基」，要登基後，才能成為皇帝、承繼王位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

「二者、增上無違……」

所謂「增上」，就是指帝王所具備的自在力，也就是身為帝王所擁有的統治權力。這個自在力稱為「增上」，而且沒有任何的違逆——「無違」。

假設這個帝王雖然名義上是帝王，卻沒有實際權力，反而受制於他人、被人控制，那麼這樣還算是真正的在位嗎？古代有許多帝王，雖然身居帝位，本身卻沒有實權，而是受到朝臣的操控；甚至有些人的下場並不好，最後遭到這些權臣給弄死都有。所以，要真正成為一位帝

王，本身必須要有增上力、自在力、統治的權力，並且所有的人都願意聽從於他，不會加以違逆。這也代表這個帝王他不只有統治的權力，而且他所頒布的任何的命令都會有人遵守，不會有任何人違抗的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

「三者、善能決判……」

第三個相狀，帝王必須具備智慧，能夠決斷、判斷國內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。他必須具備智慧力，能夠明辨是非善惡。譬如，什麼人是忠臣，什麼人是奸佞；這些百姓，什麼人行善，什麼人作惡；乃至於治理國家的一切政務，他都具備了解與判斷的能力；這就稱為「善能決判」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

「四者、分明賞罰。」

也就是說，這個帝王頒布法令之後，對於遵守法令的人與違抗法令的人，都能夠給予適當的賞罰。假設他所頒布的法令有人違抗了、違法了，那麼就必須依法加以懲處；若有百姓奉公守法，或者說有任何的功勞，便應當給予獎賞。換言之，對於功與過，能夠分別給予不同的獎勵與懲罰。亦即，帝王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，也必須將賞罰這件事情做好，不能說有功不賞、有過不罰，是不是？若是如此，便會導致朝政混亂。

前面所說的「善能決判」是說帝王必須要明辨是非，如此才不會受到臣下的蒙蔽與操弄。假設帝王對國家大小事務一無所知，然後底下的這些人又刻意隱瞞實情，結果上不達天聽，這個消息來了就被他的大臣給擋住了，那麼帝王便無從了解實際狀況。同樣地，帝王所頒布的命令，被大臣給阻擋了，使得命令無法傳達到基層，那又怎麼能夠治理好國家呢？所以，帝王要有「善能決判」與及「分明賞罰」這兩方面治理國家的能力。所以，一位王子從最初接受灌頂、登上王位開始，接著又具備自在無礙的統治權力，同時又有能力來治理國家，這樣才算是真正的國王。既然是真正的國王，那麼王的種性自然能夠相續不斷，而不至於斷絕。以上是以世間王子的情況作為譬喻，來說明其中的道理。

因此，論中接著又說：

「善生佛子亦爾。」

菩薩作為佛子，菩薩有一個殊勝的自體，具足一切善生的功德，同樣具備與王子相對應的四種相狀。

甲二、喻蒙光授

一者、蒙光授，謂一切諸佛與大光明，令受職故。

這就相當於偈頌第一句前二字所說的「光授」。所謂「蒙光授」，是指一切諸佛以大光明而授職的意思。關於這一點，在《心地觀經》、《華嚴經》以及諸多大乘經典之中，都有這麼講。我們過去在學習時也曾提到，菩薩從第八地開始，就從原本的分段生死，而轉入變易生死。也就是說，從第八地開始，菩薩便獲得了一種殊勝的自體，能夠盡未來際而相續不斷。菩薩由第八地繼續修學，歷經第九地，到第十地將要圓滿之時，便來到色究竟天。此時，他依於從八地所得到的變異身這種殊勝的自體，直達色究竟天。當即將成佛之際，就會在色究竟天這個地方現起一朵大寶紅蓮華，而這位即將成佛的第十地菩薩便安坐其上。這個大寶紅蓮華它的體量極其廣大。依《華嚴經》的描述，一位報身如來即將成佛時，其報身便具有不可思議的廣大相。譬如說，他所安坐的大寶紅蓮華若有一百片花瓣，那麼每一片花瓣都相當於一個三千大千世界。由此可見，這朵大寶紅蓮華是何等廣大。然而，隨著菩薩地位不同，所見亦有所不同。例如，第二地菩薩所見的這個大寶紅蓮華，它有一千片花瓣，每一片花瓣相當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；第三地菩薩所見，則有一萬片花瓣，每一片花瓣同樣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；乃至第十地菩薩所見的這個報身如來的大寶紅蓮華，其花瓣數量已是無量無邊，而每一片花瓣皆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其體量之廣大，實非凡夫心量所能思議。當這位即將成佛的第十地菩薩安坐於大寶紅蓮華之上時，周圍又有無數寶蓮華圍繞，而十方世界的十地菩薩皆坐於其上，準備共同前來見證這位菩薩成就佛果的重要時刻。此時，十方諸佛便會現身，為這位即將成佛的菩薩摩頂、放光。就在這一刻，他便圓滿成佛。

所以，這裡所說的「蒙光授」，這個「蒙」就是承受、受到的意思。「蒙光授」就是受到諸佛放光給予加持、受記、授予的意思。那麼，授予什麼呢？授予的正是佛的職位。本來，在此之前，這位菩薩雖然已是第十地菩薩，並且已臨近成佛，可是以身份而言，仍然屬於菩薩位。當他安坐於大寶紅蓮華之上時，十方諸佛共同示現，為其摩頂、放光。此處經文便將此時稱為「光授」，但不管是給予摩頂還是給予放光，其意義都是相同的，這個動作等同於是要讓他來受職。這就如同世間王子受職一般。王子受職時，會舉行灌頂儀式。他會坐在這個國王的座位上，由大臣取四大海水盛入一個寶瓶裡面，接著再將這個水從他的頭頂灌下，這便稱為「灌頂」。當王子接受灌頂之後，他的身份就不一樣了，從王子的身份轉為國王的身份。同樣地，菩薩他在接受十方諸佛摩頂之時，原本是菩薩，在摩頂的當下他就成佛了。

因此，所謂「蒙光授」，就是一切諸佛給予摩頂或者放大光明，然後使令這個第十地菩薩在此受佛的職位。從此，他由菩薩位進入佛位，完成由菩薩而成佛的轉變。這個就是諸佛最初報身成佛的一個過程。當然，我們今日所見釋迦牟尼佛於娑婆世界降生、出家、成道等事蹟，那個都是化身；若從報身成佛的角度而言，那個報身成佛已是極其久遠以前的事情了。

二者、法自在，謂於一切法中智慧自在，他無違故。

第二個叫作「法自在」，就是偈頌第一句後三個字所說的「法自在」。

這個佛（也是此處所說的這個菩薩），他在一切法當中，具足自在通達的智慧力，因此才稱佛為「法王」——能夠於一切法中得大自在。而這種自在最根本的力量，便在於智慧。就如同世間的國王擁有統治的權力，因此對國內的一切事物具有自在的主導權，不會受到任何違逆與阻礙。同樣地，菩薩於一切法當中，那個智慧的通達是自在的，沒有任何障礙，因此稱為「他無違」。這裡所說的「他無違」，是指於一切法的通達沒有任何障礙，並不是說有某個人站出來與菩薩、與佛對抗，來違逆他，不是這個意思。換句話說，「他無違」所強調的是，菩薩的智慧力於一切法的自在，沒有任何障礙。

我們要了解，眾生有兩種根本障礙：一是煩惱障，二是所知障。其中，所知障所障礙的，正是我們對於一切法通達無礙的能力。因為有所知障，所以我不能夠通達一切法。我雖想要了知一切法，想要明了種種的事跟理，可是就有一個所知障障礙著。譬如以宿命通來說，我們不能知過去？因就在於有障礙存在，致令我們的智慧不得了知。即使有人已經成就宿命通，當然他就能夠知過去，可是他所能知道的範圍究竟有多廣呢？其實仍然有一個分際，不能夠全部都了知。然而，隨著不斷的修行，把這個所知障一分一分地去除之後，所能了知的過去便會愈來愈久遠，而且所知的事也會愈來愈多。乃至於成佛之時，便能夠了知過去無量劫以來的一切事、了知一切有情的種種因緣、也了知一切法的真實相狀。因此，我們要知道，我們之所以不能夠了知過去無量劫以來的一切事、了知一切有情的種種因緣、也了知一切法的真實相狀，這種障礙主要是來自於我們的所知障。

所以，於一切法中能智慧自在，沒有任何的違逆，就是指已沒有所知障的障礙使令菩薩能夠了知、能夠通達。正因如此，所以稱為「法自在」。

三者、能巧說，謂對佛眾中善說法故。

「能巧說」就是指偈頌的第二句前兩個字「巧說」。所謂「能巧說」，是指能夠於諸佛的眾會善巧宣說正法。此處不但包括菩薩，也包括已經成佛的如來，都具備這種於諸佛的眾會善說法的能力。

如果是以菩薩的身份來講，菩薩他在諸佛的眾會當中能善說法。好比說釋迦佛要說法了，我們世界的菩薩或者他方世界的菩薩來聽法；在這種場合中，菩薩也可能起而發言，或與佛陀對談，或代佛說法。

所謂「佛眾」，就是諸佛的眾會，而「眾會」也就是大眾的集會。每一尊佛在說法的時候，都會有此世界、他世界無量無邊的有情來聽法，這個叫做「眾」，也就是大眾的集會。

這時候菩薩能夠在這樣的大眾集會當中善巧說法，以種種方便善巧宣說一切法，這便是「能巧說」的意義。

若已成佛，則佛陀更能在自己的大眾集會當中善說諸法。就如同王子受灌頂而登上王位之後，他就有那個智慧力能夠明辨是非、善惡、得失等種種事理，對於國內的一切事物他都能夠了然明白，而不受蒙蔽。同樣地，佛菩薩本身就有智慧，能夠善說一切法。什麼是有為法、什麼是无為法，什麼是有漏法、什麼是无漏法，什麼是善法、什麼是不善法、什麼是無記法，一切法都能夠來善巧宣說。

以上，就是「能巧說」的意思。

甲五、喻善治罰

四者、善治罰，謂於學戒者，過惡能治、功德能攝故。

「善治罰」，就相當偈頌第二句的第三跟第四個字「善治」，就是能夠給予「治罰」的意思。若依論中所說的「謂於學戒者過惡能治、功德能攝故」解釋來看的話，就相當偈頌第二句最後「善自攝」三四個字。

論中說：

「謂於學戒者，過惡能治……」

就是指對於一切「學戒者」，佛陀制定戒法之後，由弟子來受戒、持戒；若在持戒過程當中有所違犯，就等於是有了過惡、造惡業；違犯戒就有過惡，就要給予一個「治罰」，要依據其所造作的過失而給予不同的處分——「過惡能治」。這種治罰有種種不同的層次，包括口頭上的告誡與教誨；或者讓他來發露懺悔、恢復清淨；或者施以更重的處分，乃至驅逐出僧團；這些都屬於治法的範圍。

反過來說，假設這位弟子能夠持戒清淨而不違犯，具有種種的功德，那這樣的弟子，佛陀就會予以攝受——「功德能攝故」。

也就是說，對於違逆教法、犯戒造惡的弟子，就要給予處分；而對於能夠能夠隨順教法、行善修善的弟子、沒有犯戒造惡的弟子，則加以攝受，這個就叫「善治罰」。這就好比王子登基成王之後，必須做到賞罰分明，對於有功之人予以獎賞，對於有過之人施以懲治，如此才能善理國政。這個就是從王子他的角度來作譬喻說明。透過這個譬喻，我們也能夠了解，這個偈頌所要表達的，其實就是告訴我們，菩薩本身具備治理過失、攝受善法這樣的功德。

G1、順承續論

復次，由此勇猛，得與大臣相似。

「復次」——又其次。這邊還是在說明與「勇猛」相關的道理。

由於前面說的勇猛，包括菩薩發願的勇猛、修習難行苦行的勇猛，以及證得無上菩提的勇猛，由這些勇猛的功德可以看出和大臣也有相似的地方。換句話說，世間當中有所謂的大臣，這個大臣當然就是侍奉國王、為王治理國家的這樣的人。而現在菩薩的勇猛也具備與大臣相似的功德。

G2、大臣喻

偈曰：

入度見覺分，持密利眾生，

由此四因故，得似於大臣。

這首偈頌當中所說的四個內容，包括「入度」是一個、「見覺分」是一個、「持密」是一個、「利眾生」是一個。由這四部分、這四種功德，可以看出菩薩他跟世間的大臣也是有相似的地方。

釋文對讀分五：甲一、總舉四種比喻，甲二、喻入度，甲三、喻見覺分，甲四、喻持密，甲五、喻利眾生

甲一、總舉四種比喻

釋曰：

有四種因，是大臣功德。一者、入王禁宮，二者、見王妙寶，三者、祕王

密語，四者、自在賞賜。

勇猛菩薩亦爾。

「釋曰」——就是世親菩薩解釋偈頌所說的內容。首先，他說：

「**有四種因，是大臣功德。**」

也就是說，有四個方面、四種原因、四件事情，是屬於大臣所具備的功德。

論中接著說：

「**一者、入王禁宮……**」

所謂「**入王宮殿**」，就是大臣能夠進入帝王所居住的禁宮。國王所居住的地方稱為禁宮，因為這個地方並不是任何人都能隨意進出的，它是受到管制的，有許多衛士在守衛著。那麼，什麼樣的人才能進入國王的禁宮呢？當然包括國王本人，以及後宮妃嬪和負責侍奉的人；除此之外，便只有受到國王信任的大臣才能夠進入。若是一般的人想要進入，自然會被守衛攔

阻；如果強行闖入，可能就要殺頭。因此，只有像大臣這樣的人，才能夠進入國王的禁宮，然後在朝堂之上參與朝會，然後跟國王討論朝政的事情；或者接受國王的指示，承辦各種政務與工作。甚至在古代，有許多的大臣也長時間在禁宮之中處理政務，可以說他們辦公的場所就在王宮之內。這本身就是國王給予他的特殊權利，他能夠自由進入國王的禁宮，參與國家政務的運作。

論中接著說：

「二者、見王妙寶……」

所謂「見王妙寶」，就是能夠看見國王所擁有的一切珍寶。由於大臣能夠出入王宮禁地，因此在禁宮之中，隨處都能見到國王所收藏的各種珍貴寶物。例如，宮殿之中所陳設的珍寶、器物等。

除此之外，「見王妙寶」還包括管理國庫這個意思。國王擁有廣大的財富，而這些財富也需要有人負責管理，因此就由這些大臣來幫忙管理。像古代帝王，往往都會有專屬的官員來負責管理倉庫、寶庫以及國庫等。這就稱為「見王妙寶」。

論中接著說：

「三者、祕王密語……」

第三個功德，就是能夠了知國家的機密大事。這些軍國大事機密的事情也是只有大臣才能夠知道，一般的百姓則無從得知。

所謂「國王的密語」，這個「密」有兩個重點、兩個「密」。

第一個「密」是指不讓外人知道、不可輕易了知、也不對外公開的事情，因此稱為「密」。

第二個則是指國王的密語，也就是國王私下所說的話。國王有些話是可以對外公開說，可是有一些話卻不能對外公開講。例如今天要打仗了，這個兵要怎麼派，後勤補給要怎麼去籌備種種的事情，都屬於高度機密，越少人知道越好；如果知道的人太多，就可能發生洩密的情況，變成事情就做不起來。因此，當帝王準備推動某項重要政策或處理重大事務時，可能會召集一些核心的官員來討論，討論之後只有參與的人知道，而其他人則不能知道。所以，國王這種不對外宣露的語言、不公開的語言，就稱為「王密語」。現在你要把「王密語」隱密起來，隱密國王這種不對外宣露、不讓人家知道的一些軍政機密的事，前提是你要知道這些秘密，對不對？換句話說，你必須先知道有這些事，才有辦法保守這些秘密；若根本不知道，又何來保密可言呢？也就是說，這是大臣本身所具有的一種殊榮，一般人沒有機會接近國王聽國王講這些隱密的事，只有大臣每天跟在國王的身邊，才能接觸到這些不為人知的事情。國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事情，或者講出一些不為人知的話，也只有大臣才能夠知道、

才能聽到。這就是第三種功德——「祕王密語」。

論中接著說：

「四者、自在賞賜。」

第四個功德，稱為「自在賞賜」。所謂「自在賞賜」，就是具有一定的自在力，能夠對他人施予賞賜。當然，國王本身具有賞賜臣民的能力；除此之外，大臣本身也具備一定賞賜的能力，因為他也具有相應的權力。

另一方面，大臣如果事情做得好，他也能夠得到國王的賞賜，因此他的財富相對會比一般的人多。正因如此，大臣乃至於較大的官員，往往也可能會對地方官或者小的官員賞賜，或者說對一般的人賞賜，他也具備賞賜這樣的能力。反觀一個普通的人家、尋常百姓，雖然也可能幫助他人、贈送物品給他人，但通常不具備這種隨時隨地、廣泛施予賞賜的能力。

以上，「入王禁宮」、「見王妙寶」、「祕王密語」以及「自在賞賜」，就是大臣所具的四種功德。

因此，論中接著又說：

「勇猛菩薩亦爾。」——前面說明大臣具有四種功德，接著則進一步說明，一個具足殊勝勇猛力的菩薩如何對應這四種功德。

甲二、喻入度

一者、常得善入諸波羅蜜。

世親菩薩的這段解釋就相當偈頌第一句的前兩個字「入度」。所謂「入度」，就是入於波羅蜜多的意思。好像大臣能夠隨意地出入國王的禁宮，波羅蜜多是諸佛所成就的功德，也只有菩薩才有能力入一切的波羅蜜多。波羅蜜是佛能夠到達究竟彼岸的功德，也只有菩薩才能夠入於此處。因此，大臣能入王宮禁地，而菩薩則能「善入諸波羅蜜」；二者在這個意義上具有相似之處。

甲三、喻見覺分

二者、常見處處《經》中大菩提分寶，由不忘法故。

如同大臣能夠管理國庫，因此知道國王的庫藏之中收藏了哪些金銀財寶。同樣地，菩薩能夠恆常看見一切大乘經當中廣大的菩提分寶。換句話說，聲聞、緣覺等小乘行者，就如同一般的尋常百姓，無法見到這些廣大的法寶；除了小乘行者之外，那些尚未皈依三寶、沒有學習正法的人，也都看不到這些廣大殊勝的法藏。

然而菩薩則不同。菩薩恆常聽聞諸佛說法。譬如，佛說法時，他方世界的菩薩都會前來聽法。許多大乘經典經常提到十方菩薩來集會聽法，卻很少見到經當中記載說，阿彌陀佛國土

中有某位阿羅漢來聽法，或藥師佛的佛土中有某位阿羅漢前來聽法。經典中多半都是記載菩薩前來聞法。因此，菩薩他能夠到十方世界，親近諸佛，聽聞大乘法。

因此論中說：

「常見處處《經》中大菩提分寶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不但能夠聽聞自己親近的佛說法，而且也能夠去親近十方無量佛，聽聞無量佛說法；所以，菩薩他就能恆常、到處地在大乘經當中看到這些大菩提分的寶藏。

然後，論中又說：

「由不忘法故。」

這些菩提分寶之所以能夠不斷被菩薩攝受，原因就在於「不忘法故」。也就是說，菩薩對於諸法、對於正法，能夠恆常憶念而不忘失。

譬如，今天聽聞釋迦佛說《華嚴經》，就能夠從中得到廣大的菩提分這樣的寶藏；然後明天又聽釋迦佛講《般若經》，裡面又有菩提分寶；再聽聞《解深密經》，裡面又有菩提分寶。不僅如此，如果他去他方世界的佛所聽法，也同樣能夠獲得種種的菩提分寶。也只有菩薩才有能力能夠親見這些法寶，而且不但能夠親見，未來還能依之修學，受用這些法寶。除此之外，菩薩他有強大的記憶力，一聽聞法之後，能夠憶持而不忘失。

甲四、喻持密

三者、常持如來身、口、意密。

如同大臣能夠了知國王的機密大事一樣；同樣地，菩薩則能夠了知如來身、口、意三種秘密。

當然，關於如來身、口、意三密的道理，有些經典當中有詳細的說明。簡單說，這個「身密」，是指佛陀本身雖然心不動搖、不起分別，卻能夠隨順眾生心所好樂而示現種種不同的身相。例如，若有眾生必須見到佛陀端身而坐才能得度，那麼他所見到的佛，就是坐著的形象；若有眾生必須見到佛陀行走才能得度，那麼他所見到的佛，就是正在行走的形象；若有眾生見到佛陀臥著的姿態才能得度，那麼當他見佛時，佛便示現臥相。又或者有些眾生看見琉璃色身、金黃色身、白銀色身等種種身才會生歡喜心而得度，那麼他就看到如此的佛身。因此，當佛陀於世間示現說法時，我們要知道，前來聽法的並不只是少數眾生，而是無量無邊、如恆河沙數般的眾生同時聚集來聽法。然而，佛陀的心並沒有任何分別，也沒有起任何的作意要示現何種身相；可是卻能夠隨順一切眾生心所好樂，而示現種種不同的身相。所以，雖然佛只有一位，但每一位眾生所見到的佛身卻各不相同。簡單來說，就是佛只有一個，可是每個人看到的佛身都不一樣，這個就是如來「身密」的功德。

其次是「口密」。所謂「口密」，就是指如來說法的不可思議功德。例如，釋迦牟尼佛曾說：「我四十九年未曾說一法。」表面上看來，佛陀一生說了種種法；可是，從究竟義來說，卻是不說一法、無有所說。這便是如來「口密」的意義之一。除此之外，如來又能夠依眾生根機的差別，以無量善巧方便宣說種種法門，這個也稱為「口密」。

再來是「意密」。所謂「意密」，是說佛本身心都完全不動，完全離相離分別，這個就叫意的秘密。這在經當中曾以譬喻來說明這個道理；譬如，非想非非想處天的天人，一旦生往非想非非想處之後，他就只有一個心而已，心就只緣念一個很微細的境界而住，並能夠維持長達八萬大劫之久。也就是說，在整個八萬大劫當中，這個天人他就只有一個心念，其心念前後相續不斷，前後都沒有改變。然而，如來的境界更不可思議。佛陀成佛之後，乃至盡未來際，心都不起任何分別，心都沒有任何的作意，心都完全不動，可是卻能夠通達一切法、了知一切法。例如，我們雖然看見釋迦佛他在一念心當中知曉三世一切事情，知曉一切眾生的一切事，可是實際上他的心是不分別的，這個就是「意密」。

總而言之，如來身、口、意的種種功德是極其微細、深妙而不可思議的，不是我們普通人所能夠認知。今天我們依據經的內容，大致上能夠了解佛陀的一些功德；可是，實際上佛的這些真實而微密的功德，遠遠超過凡夫的理解範圍。因此，這些深妙隱密的功德，也唯有菩薩才能夠通達。所以，第三種功德，就稱為：「常持如來身、口、意密」——亦即菩薩能夠恆常持如來的身、口、意三密。

甲五、喻利眾生

四者、常能利益無邊眾生。

如同前面所說，大王具有自在賞賜的能力；同樣地，菩薩也是如此，能夠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。即是說，菩薩從諸佛處得到無量無邊的法寶功德，又能夠將自己所獲得的這些法寶功德用來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。這就如同大臣得到國王的賞賜之後，不只是自己受用，他又能夠賞賜他人。

總而言之，在以上四個方面，菩薩與大臣具有相似的地方。所以，世親菩薩才說，這個偈頌相當是在說明菩薩跟大臣有相似的一些功德。當然，大臣的功德與菩薩的功德，本質上並不相同。雖然二者的本質不同，不過在某些概念上它是有相似的地方，因此論中便借用來比喻說明，使我們更容易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24講）